

越矩的女儿

——读《圣经·创世记》第34章

The Daughter's Space: A Reading of *Genesis* 34

南宫梅芳

NANGONG Meifang

作者简介

南宫梅芳 北京林业大学外语学院讲师

Introduction to the author

NANGONH Meifang, Lecturer,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Bei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Email: Mf.nangong@gmail.com

Abstract Where is a woman's space? *Genesis* 34 provides a vivid answer to the question. As a daughter, Dinah went out to meet a local woman, but ended up being raped, an act which escalated into a conflict between two tribes, and to the slaughter of a whole town. Who is to blame? Who are the aggressors? And who is the victim? Could the rapist Shechem's feelings to Dinah be called love? Were Dinah's brothers the murderers or the real tragic heroes? Was Dinah a victim who deserved sympathy or a bad girl who deserved punishment? A detailed analysis and interpretation of the story reveals an entrenched patriarchy, and a patriarchal regulation of women's space in both the biblical story and biblical interpretations.

Keywords Genesis; women; going out; space

米柯·巴尔(Mieke Bal)曾断言说《圣经》是一部“危险的书”,“赋予了人杀戮的权力……”《圣经》故事中的一神教和契约叙事就是一种在语言掩盖下的性别政治,如果掀开它的遮盖,就会读出另一个故事,一个被抹掉的女性故事。^①《创世记》第34章便是这样的故事:雅各的女儿底拿出门遭当地希未人的王子示剑凌辱。事后,示剑喜欢上底拿,遂与其父一起向雅各提亲。雅各的儿子们提出要求希未城所有的男人必须行割礼。在示剑及其父的劝说下,全城的男人都行了割礼,但是就在他们因伤行动不便之时,雅各的儿子们闯入城中,杀死了全城的男人,并将底拿救回家中。在对《圣经》研究中,学者们对本章也做了细致的研究。这个故事内嵌在以色列第三位族长雅各的传奇之中,但是学者们对它的研究却颇有分歧,就连对它作为一个故事最基本的人物、事件和主题也难达成一致。故事中的主要人物有底拿、示剑和底拿的父兄,那么究竟谁才是它的主人公?讲述的是发生在主人公身上的什么故事?传递了什么样的信息?

一、兄长之悲

梅厄·斯腾伯格(Meir Sternberg)曾对本章进行了地毯式解读。他将自己的解读命名为“底拿受辱中的微妙平衡”,认为本章的主人公是底拿的哥哥西缅和利未,而故事本身主要集中在“两个暴力行为上”,即底拿被辱和她哥哥们对希未人的报复,而本章的叙事则力图在这两个暴力行为之间取得罪行与惩罚的平衡。但是

^① Mieke Bal, *On Story-Telling: Essays in Narratology* (Sonoma, California: Polebridge, 1991), 14.

血腥的屠城行为显然不能与女子受辱同日而语,于是,斯腾伯格指出,叙述者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实现这个平衡。^① 具体表现在三个重要的细节上:第一是底拿的父亲和哥哥们对底拿受辱的不同反应。底拿的父亲雅各对于底拿的受辱没有表现出任何愤怒和悲伤,反而是哥哥们听到这消息后都非常难过和气愤。第二是哈抹和示剑父子的求婚过程。他们在求婚过程中大谈两族通婚可能带来的种种经济和政治利益,没有表现出丝毫的悔意和歉意,因此这样的婚姻对于雅各的家族来说不啻为一种贬低,有失尊严,是不能接受的。第三个细节是屠城。在血腥的暴力中,西缅和利未只是杀死仇人,解救妹妹,而其他的哥哥们却是劫掠财物,但是最终受到父亲谴责的却是他们两位。这些细节向读者传递的信息是:底拿及杀人的西缅和利未是雅各不喜欢的妻子利亚所生,而雅各作为一个父亲厚此薄彼,致使两个受冷落的儿子为同样受冷落的妹妹复仇的行为极端化。叙述者的这些强烈的暗示使读者的反应在最后实现了平衡,叙事的天平完全倾向西缅和利未一边,将他们最终推向了故事主人公和英雄的位置。虽然他们滥杀无辜,却仍然得到了读者的同情,是本章的悲剧英雄。^②

但是斯腾伯格对本故事的解读恰恰忽视了自己在《圣经的叙事诗学》中反复强调的意识形态的重要性。^③ 他把雅各的没有反应解释为他漠不关心。当然,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是否就能依此断言雅各厚此薄彼,不是一个称职的父亲呢? 杰哈德·冯·拉德 (Gerhard Von Rad) 从历史研究的角度挖掘了第 34 章的故事背景:

这部分的叙事应该可以追溯到以色列部族定居在巴勒斯坦以前,他们一直在游荡,希望能够找到一处新的牧

① Meir Sternberg, *The Poetics of Biblical Narrative: Ideological Literature and the Drama of Reading*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7), 50-51.

② Ibid.

③ 刘意青:《圣经的文学阐释》,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61页。[LIU Yiqing, *Literary Interpretation of the Bible*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4), 161.]

场……但是由于某种灾难，他们被迫离开示剑。这段叙事的主要意图应该是展现西缅和利未所引起的这次史前冲突。^①

也就是说，按照底本说的考查，底拿受辱的故事大约发生在公元前7世纪，那时已经有几个不同的族群在迦南定居，他们都不信《圣经》中的上帝，也不以《圣经》作为自己的宗教和道德规范。雅各带着妻子儿女游牧，希望能找到一个立足之处，建立属于自己族群的长久之所。但是，虽然他们与当地居民能友好、和平地相处，却仍然被看成是外族人，是争夺当地人地盘的隐患。在这样一个流落异乡、寄人篱下的背景下，雅各的沉默也许与他对全家处境的考虑有关，因此雅各在事后指责儿子们：

你们连累我，使我在这地的居民中，就是在迦南人和比利洗人中，有了臭名。我的人丁既然稀少，他们必聚集来击杀我，我和全家的人都必灭绝。（创 34:30）

在作为一家之长的雅各眼里，女儿受辱相比之下显然没有整个家族的安危重要。他的沉默也正是出于他的小心谨慎和对事情的全盘考虑。^②

至于哈抹和示剑父子，诚然，他们在对本族希未人的劝辞中确实有欺骗的成分，但是底拿在示剑家里是被扣留作为人质，还是其他原因，叙述者并没有明确指出。假如底拿当时真的是在示剑家里做人质，有了这个筹码，哈抹父子恐怕不应是给予，而是趁机索要才对，但是哈抹父子却大方地提出：“这地都在你们面前，只管在此居住，作买卖，置产业。”（创 34:10）“你们向我要什么，我必给你们。”（创 34:11）。况且希未人是原居民，人数远比以色列人多，这样的人质在手还提出如此损己利人的谈判条件实在不合常理。其

^① Gerhard Von Rad, *Genesis: A Commentary* (Philadelphia: Westminster Press, 1972), 335.

^② 刘意青：《圣经的文学阐释》，第159-163页。

次,底拿的哥哥们虽然要求对方行割礼,但未必是宗教和神学的考虑。而且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并没有明确拒绝哈抹父子对财物的提议,也许割礼只是被提到相对重要的位置上来罢了。同时叙述者明白地告诉读者,底拿的哥哥们是“用诡诈的话”假意要求希未人行割礼,那么他们对宗教的考虑也不过是用信仰做实施血腥暴力的圈套。况且,他们所杀的希未人都已经按照他们的要求行了割礼,从形式上讲,已经被纳入了上帝子民的范围,那么再对他们痛下毒手,这种暴行只会使更多的人远离希伯来人和他们的信仰。所以,底拿哥哥们看重宗教影响一说有些站不住脚,而他们被认为是悲剧主人公的说法也实在有些牵强。

二、示剑之爱

那地的主希未人,哈抹的儿子示剑看见她,就拉住她,与她行淫,玷辱她。示剑的心系恋雅各的女儿底拿,喜爱这女子,甜言蜜语地安慰她。示剑对他父亲哈抹说,求你为我聘这女子为妻。(创 34:2-4)

示剑对底拿的行为看起来并不是一个典型的强奸案例:他不是满足了兽欲之后扬长而去,而是喜欢上了底拿,并“甜言蜜语地安慰她”。那么如果他是真心喜爱底拿,之前的事情还算不算是强奸?不仅如此,示剑还“尽力弥补”自己的过失:他请求父亲帮他求亲,并提出丰厚的聘礼:

但愿我在你们眼前蒙恩,你们向我要什么,我必给你们。任凭向我要多重的聘金和礼物,我必照你们所说的给你们。只要把女子给我为妻。(创 34:11-12)

同时,对于底拿哥哥们的要求示剑不仅悉数答应,而且“那少年人作这事并不迟延”,就连叙述者也帮他解释:“因为他喜爱雅各的女儿。”因此,特伦斯·弗来希姆(Terence E. Fretheim)认为这是

一个“多面的、复杂的爱”，这种爱使得读者对示剑的反应走向正面。^① 示剑为了娶底拿所做的“甚至超出了必要的范围”，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最大限度地保护底拿的利益”，因为《申命记》里说：

若有男子遇见没有许配人的处女，抓住她，与她行淫，被人看见，这男子就要拿五十舍客勒银子给女子的父亲。因他玷污了这女子，就要娶她为妻，终身不可休她。
(申 22: 28 - 29)

按照这个标准，示剑对底拿父兄出的价格已经远远超出必须。而且，示剑的解决方案对于底拿来说也许是最好的选择，因为除了示剑，她不可能再有其他的婚姻机会。即使有，也很有可能再次被伤害，因为《申命记》里有着更不利的规定：

人若娶妻，与她同房之后恨恶她，信口说她，将丑名加在她身上，说，我娶了这女子，与她同房，见她没有贞洁的凭据。……这事若是真的，女子没有贞洁的凭据，就要将女子带到她父家的门口，本城的人要用石头将她打死。因为她在父家行了淫乱，在以色列中作了丑事。(申 22: 13, 20 - 21)

总之，底拿除了嫁给这个强暴她后又声称爱她的示剑以外，其他别无选择。在《撒母耳记下》第 13 章中就发生过类似的故事：大卫王的女儿他玛公主被同父异母的哥哥暗嫩强奸。在即将发生的暴行面前，他玛先是乞求图谋不轨的暗嫩：“我哥哥，不要玷辱我。以色列人中不当这样行，你不要作这丑事。”(撒下 13: 12) 被强奸之后又恳求他不要赶自己出去：“你赶我出去的这罪比你才行的更重。”(撒下 13: 16) 但暗嫩根本对她不予理会，将她赶出去，并关门上闩。绝望之中，他玛“把灰尘撒在头上，撕裂所穿的彩衣，以手抱

^① Terence E. Fretheim, *The Book of Genesis: Introduction, Commentary, and Reflections* (Nashville: Abingdon Press, 1994), 574 - 581.

头,一面行走,一面哭喊。”(撒下 13:19)即便是像他玛这样的公主被凌辱后仍然落得个被始乱终弃的悲惨凄凉的结局,相比之下,底拿的未来可想而知。

相比之下,底拿哥哥们的表现似乎相对“卑鄙和残暴”。他们“利用宗教作为幌子施行诡诈的欺骗”,就连他们的父亲雅各(以色列)对此也念念不忘:

西缅和利未是弟兄。他们的刀剑是残忍的器具。我的灵阿,不要与他们同谋。我的心哪,不要与他们联络。因为他们趁怒杀害人命,任意砍断牛腿大筋。他们的怒气暴烈可咒。他们的忿恨残忍可诅。我要使他们分居在雅各家里,散住在以色列地中。(创 49:5-7)

同时,第 34 章的叙述者也毫不讳言地指出“雅各的儿子们因为示剑玷污了他们的妹子底拿,就用诡诈的话回答示剑和他父亲哈抹。”(创 34:13)这些都间接地冲淡了示剑的暴行,为读者同情示剑,将他看作是一位勇于承担过错的男人提供了依据。

但是,如果我们将解读重新放回文本之中就会发现,即便示剑对底拿确有喜爱之情,也是在他强行占有底拿之后,丝毫不能减弱他最初的错误和罪行。因此,无论示剑是否对受害者产生感情,强奸的罪行都不可能因为事后在语言和经济上做出补偿而抹去。如果将示剑从一个罪人解读成受害者,甚至因其好意和慷慨成为了褒扬的对象,甚或是故事的悲剧主人公,一个为爱牺牲的“英雄”,就完全颠倒了整个故事的前因后果,因为强奸才是整个故事的导火索。而对于示剑,依塔·舍莉斯(Ita Sheres)认为第 34 章的故事是在两个不同底本的故事基础上编修而成,原始故事很可能是一个爱情故事,而不是一个强奸所引起的悲剧。底拿出门就是要去为自己找一个丈夫,然后她就与示剑相爱,并成为他的妻子。正是因为有这个“原始底本”的影响,叙事的发展才会不可避免地流露出对示剑的同情,使得示剑成为《创世记》中“最有人情味”的一个

男性人物。^①

三、底拿之意

底拿为什么要出门？《创世记》里的几位男性主人公无一例外都是以出门开始，然后成长为成熟稳重，拯救家族的新一代族长。那么底拿的出门是否有类似的可能呢？不幸的是，底拿的故事几乎刚刚拉开序幕就被画上了句号。

叙述者很醒目地提醒读者底拿是利亚所生的女儿，但其实早在第30章，我们已经知道利亚为雅各生了一个女儿，并起名叫底拿。利亚是拉班强加给雅各的妻子，她长得不好看、不受宠，怀有希望能赢得雅各的心，却始终未能如愿。对利亚的提及显然会引起读者对利亚悲剧命运的回顾，但是这与底拿有什么关系呢？底拿知不知道母亲与父亲的这种关系？这种可能性应该是很大的，因为利亚对此并不避讳，她的每个孩子的名字都代表了她在不同时候对丈夫的期待、盼望与失望。^② 这个不受宠、无法掌控自己生活的母亲也许会将她的情绪带给她的孩子。

但是底拿看起来似乎跟自己的母亲不同。她是个行动者，她走出家门，而不是坐等别人为她筹划生活。她从一个空间——她父亲的家——离开，要去另一个空间——那地的女子所在的地方。然而叙述者没有给读者任何喘息的余地，就立刻让底拿为这个在空间范围的出轨付出了代价：她先是被强奸，然后整个地被遗忘、抹去，最终退出了叙事和家族的发展历史，从此没有人能知道底拿后来的生活发生了什么。她在受到侮辱的时候有没有大声呼喊寻求救助？有没有像他玛那样在受辱后嚎哭，或者以其他任何方式

^① Ita Sheres, *Dinah's Rebellion*, 3-18.

^② 利亚为自己所生的和自己的妾所生的几个孩子分别起名为：流便（有儿子的意思）、西缅（听见的意思）、利未（联合的意思）、犹大（赞美的意思）、迦得（万幸的意思）、亚设（有福的意思）、以萨迦（价值的意义）、西布伦（同住的意思）。

表达自己遭遇暴行后的痛苦？示剑温柔地待她，她有何感受？在哥哥们血洗示剑城之时，她的反应如何？她是在眼巴巴地盼着他们来解救她吗？

底拿的失声是本章最大的一个空白。在这样一个女性被侵犯、侮辱的故事里，我们却只听到男性的声音。他们“忿恨”、“恼怒”，协商娶亲的交易，计划复仇……几乎每一个男人都有机会开口说话：底拿的父亲、哥哥、示剑、示剑的父亲哈抹。而底拿却自始至终没有声音。在受辱前后她的反应不为人知；在双方家族谈婚论嫁之时，她没有发言；最后她被哥哥们解救出来，依然没有声音。她的无声是在表达自己使家族蒙羞的愧疚吗？她的沉默是一种无声的抗议吗？底拿虽然没有声音，但是她有行动。似乎是一个“本应完全能够自己做决定的年轻女人——如果有人征求她的意见的话。”^①其实底拿的性格和处世明显有着父亲雅各年轻时的影子。他自己也是一个藐视传统的人。他向长子继承权发起挑战，得到哥哥的长子名分和父亲对长子的祝福。同时，他也是一个不断走出去寻找新生活的人，从迦南到母亲的家乡，再回到迦南地区游荡，最后客死埃及。母亲利亚也曾有过很多“出格”的事情，如果说雅各当年被舅父所骗娶了利亚，利亚显然也是父亲的同谋；她与妹妹拉结交易，换得与丈夫同寝的权力，她“走出去”告诉雅各说他必须那夜与自己同寝。也许底拿出门正是像自己的父母一样，希望找到属于自己的生活。

四、女人的空间

如果底拿可以算是本故事的主人公，她的故事传达的却不是正面的涵义。她企图摆脱传统女人命运的努力将她抛入了另一个

^① Danna Nolan Fewell and David Gunn, "Tipping the Balance: Sternberg's Reader and the Rape of Dinah," *Journal of Biblical Literature* 110, no. 2(1991): 193-211.

现实:女人不是猎手,而是猎物。示剑的出现将底拿作为独立主体的可能性瞬间摧毁,她非但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而且成为悲情的客体,一个根本没有机会开口的客体:先是示剑施暴的牺牲品,然后是示剑示爱的对象,再是两个家族直接交易的对象,最后是血案的导火索和父子不和的诱因。有拉比甚至解释说底拿也是像母亲那样“走出去”,^①为的是勾引男人,因为 go out 一词在希伯来语中有妓女出门卖淫的含义。因此,说是底拿受辱倒不如说是底拿自取其辱。

雅各听到女儿被辱时沉默,得知儿子屠城后愤怒。对于他来说,重要的不是体恤女儿所遭受的痛苦和羞辱,为女儿考虑她日后的处境和困难,而是女儿贞洁已失,成了家族的耻辱,必须从家族的立场和宗教利益出发处理整件事情。当底拿最后被解救回到家里,雅各也没有再理会女儿,而是对儿子西缅和利未进行谴责,不是为了他们的暴行,而是为了家族日后可能面临的困境。他冷静有余,温情不足。也许雅各的恼怒还有另一种原因——如果女儿没有逾越自己的空间,私自走出家门,就不会有强奸的发生,就不会有血洗希未人城池的报复,自己的家族也就不会面临威胁。

哥哥们对底拿口口声声“我们的妹妹”,而不是直接呼唤她的名字,这种称谓让我们明显感觉到他们对妹妹的强烈的所有权意识。他们跟随父亲一直到处游荡,迫切希望能有机会成为合法的本地居民,而当地王子对妹妹的侵犯不啻为一种警告。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本家族少女被强奸就相当于整个家族被侵犯,因为这意味着这位女性和她的家族没有什么权力和地位。通过用暴力手段解救妹妹,哥哥们似乎是用这种方式来发布一种政治宣言,向相邻的部族表明他们不会容忍对自己的荣誉和权力的任何形式的侵犯。然而站在底拿的角度来看,哥哥们的屠城行为与示剑的强奸行为并无二致,他们都没

^① H. Freedman and M. Simon, trans., *The Midrash: Genesis* (2nd ed., London: Soncino Press, 1961), 743.

有考虑她的想法和意愿。底拿受辱被哥哥们称为已被玷污,双方婚事的协商也出于很明显的经济目的:“他们的群畜,货财,和一切的牲口岂不都归我们吗。”(创 34:23)却完全没有提及有关底拿的情绪和她的个人利益。所有的对话和交谈都是在男人之间,以男人化的经济和政治利益为考虑。正如列维·施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所说:“婚姻是交换的原型。”女人是男人之间进行交换的一种对象,通过交换女人,男人们在不同的群体之间实现了一种联合。^① 希未人正是希望通过婚姻建立与希伯来人之间的纽带。对于底拿来说,她只是父权制社会一个微不足道的棋子,正义与非正义、道德与非道德、权利与权力和荣誉,一切归于男人。

结 语

美国后经典修辞性叙事理论家詹姆斯·费伦(James Phelan)提出人物刻画的三种模式之一是主题型(thematic)人物。主题型人物是指作为观念的人物,叙述策略主要出于主题上的考虑,人物只是叙述者的一个寓言式的修辞手段,对人物及其故事陈述的主要目的是清楚地表现其寓意式的道德和价值评判。^② 在这个故事中,底拿一直都是处在一个非常被动的地位,她被辱、她被留、她被复仇、她被救,只有一个动词表现了她的主动行为,这个词就是“出去”,而这一行为却正是导致所有一切事情发生的根源。

从主题层面上,底拿受辱的故事至少传递了三个信息:第一,女人应遵守男人为她设定的生活,否则就会招致灾难。任何想要寻找新的生活机会的企图都是有害的,女人应该找到自己的位置,

① David Maybury-Lewis, “Alliance Theory,” in *The Dictionary of Anthropology*, ed. Thomas Barfield (Malden, MA: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1997), 11-13.

② 詹姆斯·费伦:《作为修辞的叙事》,陈永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4页。[James Phelan, *Narrative as Rhetoric*, trans. CHEN Yongguo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2), 4.]

规规矩矩地待在自己的圈子里。圣杰罗姆(St. Jerome)也曾用过这个故事来警示年轻女子们要待在家中,不要受外界的干扰:“不要出门,也不要去看异邦的女子。底拿因为走出家门而被毁,我希望你们不要去公众场合,也不要去僻静的城的角落。”^①他还告诫父母要使女儿们远离轻浮的女友,尤其是像《创世记》第34章所提到的“那地的女子”。到了中世纪,底拿的故事还被援引作为修女们必须严格遵守隔离要求的例证。比如在1157年在法国召开的兰斯会议上就提出修女们应该精心修道、远离诱惑,以避免类似底拿的遭遇。^②其次,底拿出去“见”那地的女子,“看”是导致她“犯罪”的第二个原因。在人类被造之初,正是因为夏娃抬头看那果子悦目,才导致她吃禁果。“看”会引起好奇心,好奇心则会使人堕落。同时,底拿出去不但“看见”,而且被人“看见”,成为别人,即示剑的愿望,使示剑犯罪。第三,男人是会用暴力对付女人的。不论是希未人还是希伯来人,男人是暴力的使用者,女人只能是男人暴力之下的受害者。在两个家族的斗争中,女人的宿命就是被侮辱。女人要对男人存有畏惧之心,不仅要畏惧敌方的男人,还应畏惧本族的男人。《圣经》的叙述者不仅建构了一个父权制叙事,还有一个男性中心的权力关系,而女性人物所投射的则是男人的恐惧和欲望。^③在父权制的叙事中,底拿被抹去声音,剥夺了行动。她的生活、她的想法、她的行为都不重要,因为她只是整个叙事中的一个功能性的棋子罢了。她不是the底拿,而是a底拿,是所有女孩子应该引以为戒的一个普遍“教训”,是所有女性学会懂得约束自己,服从男性规则的一个生动的“反面教材”。

① Joy A. Schroeder, "The Rape of Dinah: Luther's Interpretation of a Biblical Narrative," *Sixteenth Century Journal*, vol. 28, no. 3 (Autumn, 1997): 775-791.

② Ibid., 775-791.

③ Esther Fuchs, *Sexual politics in the biblical narrative: Reading the Hebrew Bible as a woman* (Sheffield, England: Sheffield Academic Press, 2000), 13-15.

参考文献 [Bibliography]

西文文献 [Works in Western Languages]

- Bal, Mieke. *On Story-Telling: Essays in Narratology*. Sonoma, California: Polebridge, 1991.
- Bechtel, Lyn M. "What if Dinah is not Raped?" *Journal for the Study of Old Testament* 62, no. 1 (June, 1994): 19 - 36.
- Brueggemann, Walter. *Genesis: A Bible Commentary for Teaching and Preaching*. Atlanta: Knox Press, 1982.
- Fewell, Danna Nolan and Gunn, David. "Tipping the Balance: Sternberg's Reader and the Rape of Dinah." *Journal of Biblical Literature* 110, no. 2 (1991): 193 - 211.
- Freedman, H. and Simon, M., trans. *The Midrash: Genesis*, 2nd ed. London: Soncino Press, 1961.
- Fretheim, Terence E. *The Book of Genesis: Introduction, Commentary and Reflections*. Nashville: Abingdon Press, 1994.
- Fuchs, Esther. *Sexual Politics in the Biblical Narrative: Reading the Hebrew Bible as a Woman*. Sheffield, England: Sheffield Academic Press, 2000.
- Jeansonne, Sharon Pace. *The Women of Genesis: From Sarah to Potiphar's Wife*. Minneapolis: Fortress Press, 1990.
- Maybury-Lewis, David. "Alliance Theory." In *The Dictionary of Anthropology*. Edited by Thomas Barfield, 11 - 13. Malden, MA: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1997.
- Otwell, John H. *And Sarah laughed: The Status of Woman in the Old Testament*. Philadelphia: Westminster Press, 1977.
- Schroeder, Joy A. "The Rape of Dinah: Luther's Interpretation of a Biblical Narrative." *Sixteenth Century Journal*, vol. 28, no. 3 (Autumn, 1997): 775 - 791.
- Sheres, Ita. *Dinah's Rebellion*. New York: Crossroad, 1990.

Sternberg, Meir. *The poetics of Biblical Narrative: Ideological Literature and the Drama of Reading*.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7.

Von Rad, Gerhard. *Genesis: A Commentary*. 9th and revised edition. Translated by John H. Marks. Philadelphia: Westminster Press, 1972.

中文文献[Works in Chinese]

刘意青:《圣经的文学阐释》,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LIU Yiqing. *Literary Interpretation of the Bible*.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4.]

詹姆斯·费伦:《作为修辞的叙事》,陈永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Phelan, James. *Narrative as Rhetoric*. Translated by CHEN Yongguo.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2.]